



“改革先锋”、向明中学校外科技辅导员包起帆和第一代全国劳模、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妹的视频采访。两位劳模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赤忱之心和感人事迹深深感动了在场的师生。

“我们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就已经开始思政课改革了，当时全市有六所学校进行思政课改革，向明就是其中之一。”在芮仁杰看来，彼时的做法即便放在今天也未过时，“同样是鼓励学生走出课堂，搞社会调查，完成小课题、小论文”。

而思政课改革的背后，是向明中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便开始实施的创造教育，至今已经走过了 40 年的实践与发展之路。

“在取得成绩的今天，我们尤其要追忆当年向明中学创造教育的奠基者和推行者方启敖副校长。”芮仁杰表示。

1980 年左右，向明中学提出了“坚持全面发展，发挥个性特长，培养创造才能，造就‘四有’人才”的办学思想。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向明中学能提出“发挥个性特长和培养创造才能”是非常超前，但也被认为是有些“另类”的。

“当时大家也不太知道什么是‘创造教育’，无非是广泛开展课外兴趣活动。”芮仁杰告诉记者，经过十年“无意识”的探索期，向明中学逐步形成了“普及型的兴趣小组→提高型的爱好者协会→创造型的带‘小小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以及颇具代表性的“三小”活动，即小创造、小发明、小制作。

1993 年秋季开始，向明中学又每年在初、高中分别招生“初中英才教育实验班”和“高中创造教育理科班”，计划用 3 至 5 年的时间，使创造教育成为学校一大特色。但进行 3 年后，上海实行初高中分离，初中实验班的培养计划无法施行，好在高中理科班的建制一直持续至今。

青年共产主义学校学员与全国劳模面对面。右二为陈屹书记。



“这一时期，我们对‘创造教育’认识尚不深入、实践尚不系统，但也积累了初步的经验。”芮仁杰坦言，比起创造家，大家更听得懂发明家，“这就导致了一提起搞创造教育，就被认为是搞创造发明，但实际上两者是有所不同的”。

为了改变这一误解，向明中学在争创首批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过程中，先是构建了以创造教育为核心的课程框架——

1999 年至 2004 年，依托时任校长许建苗主持的市级课题“高中创造教育课程框架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学校架构了由基础性必修课程、拓展性提高课程、自创性课程和实践性课程四大板块构成的创造教育课程框架。

“我们提出‘两个面向’，即面向全体师生，面向全部学科和各项活动，将创造教育融入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和课堂教学之中。”芮仁杰表示，创造教育由此从原来的试点进入课堂，进入课程，实现全覆盖。

2000 年起，向明中学把每堂课从 45 分钟缩短为 40 分钟，压缩基础型课程课时，又在原兴趣小组的基础上组建学生会，辟出了全市第一幢学生会楼。虽然没有如今很多校园实验室来得豪华，但在芮仁杰眼中，协会楼非常实用，“当年很多学校都来考察取经”。更重要的是，协会楼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之后，我们陆续开设了纳米微生物（含基因技术）、机器人、无人机等实验室”。

与此同时，向明中学对创造教育的瓶颈点“高级思维能力”发起攻关。芮仁杰清楚地记得，在回答“\_\_\_ 的太阳”这道题时，标准答案是诸如“红红的太阳”之类，但有个同学填了“灰色”。原来这位同学来自兰州，当地污染非常严重，因此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看到的太阳确实就是“灰色”的。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反映出我们在思维方式培养上的问题。很多问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我们所要培养的创造人才，是要能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再通过理性分析，最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芮仁杰坦言，虽然因一些现实因素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但向明人切实认识到创造思维培养是创造力发展的关键基础，为此学校创建了苹果思维实验中心，上好创造第一课。学校独立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深化创造教育，激发创造潜能，培养学生高级思维能力的综合研究”，最终提炼出八种高级思维方法及其对应的四种高级思维能力，并搭建了支持高级思维能力的多样化课程平台。其成果被汇集在芮仁杰主编的《创造教育与高级思维能力培养》一书中。

“中小学应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思维方式，而创造